



勤勤恳恳，我只赚辛苦钱

扬勤廉正气  
创美好生活

# 文艺周刊

繁花 | 新潮

第188期

## 遇见谢玉西

□ 乐心

我到后洪村找一个叫杭玉霜的人。以前到过她家，记得门前有条河，河边有棵老桑树，屋后有片藕田。荷花开时，杭玉霜会拿纸和笔来作画，我手机里有她两幅荷花图。这是个有趣的老人。我以为是杭玉霜家，结果这次到了万石镇后洪村，就是找不到。有个村民说：你去问问谢玉西，他也许会告诉你找的人。

谢玉西？不是种芹菜很出名，上过“中国好人榜”的那个？

是的。  
到哪里去找他？  
你车子往前五六百米，他肯定在田里。居然能遇见谢玉西，他可是乡村名人哪。我乐了，赶紧发动车子往前奔。

老远，就见她田里站着一个老农，肩背上架着一只喷雾器，腰间束块塑料纸，看样子是在治虫。我大声招呼：请问，谢玉西在哪里？风传过来老农的声音：我就是。

细细打量对方，瘦高个，灰白头发，裤脚管卷到大腿上，两只脚踩在烂泥里。

这就是“中国好人”谢玉西？我有点诧异。现在宜兴本地有好多人不愿种田，把地租给安徽、江西、四川人种，自己从事其他经营。谢玉西既然是水芹“土专家”，我以为他出名后，就指点指点别人，或者当个经纪人，不会亲自种田了，没想到他两脚踩在泥地里，十足一个老农民。

听说我原来在宜兴日报社工作过，他感念道：我们后洪村以前很穷，报社与我们结对扶贫了好几年。当年你们认的穷亲戚，现在总算日子好过了，我们的水芹打出了品牌。

“穷亲戚”三个字，冒着乡土气，带着人情味，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关系。我与他站在田埂上，竟像老亲眷一样，说起了家常话。

他问：报社原来的社长程伟退二线了吧？我们在万石镇当过领导，后来我们村与报社结对，所以格外亲。

我点头道：是的，两家很亲。

说话间，我记起了一些细节。两家三轮结对，长达九年时间，报社的党员与村里的贫困户一对一牵手。春节前，程伟带大家下乡走亲戚，送钱送物。他是书法家，过年时村里的贫困户还会拿到他写的春联呢。

我特别记得有一年春天，后洪村的书记带着十多个贫困户到我们报社来，参加新一轮扶贫签约仪式，这些村民都是老实巴交的人，多数是本人或家里人生了大病，日子过得比较艰难。那时候，后洪村种水芹已有些规模，但还没形成产业。直到后来，村里杀出来一匹黑马，这个人就是谢玉西，他打破芹菜单季生产的格局，实现四季栽培，带来产量、品质的提升。现在全村一百多家农户种植，面积近二千亩，年产值超亿元。后洪村终于摘掉了扶贫村的帽子，而谢玉西也因为帮助农民致富，荣获“中国好人榜”。

我今天在田间巧遇他，面对一个脚踏实地的庄稼汉，深深被打动。六十六岁的人，种着六亩地。今年整个夏季酷热而又漫长，一个月

里老天没正儿八经下过雨。据气象台消息，这是1961年以来最热的夏季，气温连日冲破40摄氏度，烤得大地干裂，草木耷拉。而在这后洪村，却见成片鲜活的、翠生生的芹菜，我叹道：这要花多少功夫才葆有这派生机啊。

谢玉西笑道：高温天气，全靠管理得法。这季芹菜，村民们卖得好，贩子到田头来批发，价格十元一公斤呢。种得好的人家，亩收入一年可有三万元。现在村里年纪要大的妇女，帮人家田里拔芹菜，一小时赚十三四元。

他坚持自己种植，每天五点钟起床，吃过早饭，趁暑气没上来前下田，正午时分太阳毒辣，只能避开它，等傍晚落日后再出来做，总要做到晚上七八点钟才歇手。

我问他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他说：习惯了，自己种，更晓得苗情、虫情，可以给农户一些建议。

他是现实生活中的好人，会吃苦肯帮忙。村里有一百多人种芹菜，有什么技术上的问题，他帮解答。他说“巴结大家好”。

“巴结”两字包含着诚意，谦卑，质朴接地气。我注视着他的模样，忽然觉得他像极了一种植物——杆棵。这种植物着土而生，依时而长，过去乡间多见，现在比较稀少。民间谚语“杆棵抱枪，黄秧正当，杆棵打旗，黄秧插齐”。杆棵是风向标，是旗帜。

而谢玉西站立田野上，正活脱脱像一面旗帜。

## 远去的植物

□ 汪政

再一次打开《诗经》时，我十分惊讶在以往岁月里对它里面那么多蓬勃的植物竟然视而不见。

单《国风》一百六十篇，涉及到的植物就达百余种，“诗经”时代的诗人们大多从植物开始他们的抒情：“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我宁愿认为，没有植物就没有“诗经”时代诗人们的歌唱。

遥想“诗经”时代，水草丰茂，绿树花红，植物构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面桃花相映红”绝不是一种联想，而是两者近在咫尺的真实风景，那种人与植物的关系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东门之枌》写了一位怀春少女放下手中的纺织活儿，来到南原的榆树下，与一位男青年翩翩起舞所得的故事。诗的第三节写到：“穀旦于逝，越以巖迈。视尔如夜，贻我握椒。”这样的场面真让我意外，我们会把姑娘比作红葵花（夜）吗？我们的情人会以赠我们一把花椒（椒）来表达情意吗？

这大概不仅仅是民俗学意义上的隔膜，而是作为整体意义的“诗经”时代的植物、尤其是植物与人的关系已离我们十分遥远，不可再及。在反复咏诵《诗经》的日子里，我悲哀地发现《诗经》里的植物我大都无法指认，连想象力也无济于事，蕨、朴椒、蕻、薺、苓、茹、樛、杜、防、苍楚……谁能准确而有自信地告诉我这些植物到底是什么呢？它们当中哪些正生活在我们身边呢？可惜后世的注家纵然旁征博引，也大都闪烁其辞，似是而非，只能约略而言之。

在“诗经”的时代，几乎没有植物不可以进入诗歌、不可以抒情，像麦、稻、禾、茅、粟、黍、艾、蒲、棘、桐、梓、榛、藻等，后来的诗人已很少提及了，后代的诗人们的植物拥有量每况愈下，他们拥挤在梅、兰、松、竹、菊等有限的植物里，而且，经过他们反复地描摹和咏唱，这些植物早已不复是植物，而只是一种想象性的存在，一种人文意指的借代罢了。

关键在于“诗经”的年代，人与植物、与自然的同一，他们就生活在植物之中，他们如鱼儿一般在植物的海洋里畅游不息，他们耕作于植物之中，结庐于植物之间。而后代的诗人却因为雕栏玉砌和金丝玉帛隔断了与大自然的联系，植物作为意象的存在只能是某种隐喻，偶尔的徜徉山水也因为长久的疏离只能与植物怅然相望而不能欣然和答。作为补偿，诗人们通过移植的方式，使一部分植物来到楼阁庭院，它们只能生长在后花园，只能在杯土之中，而且，这样的植物只能是很少一部分，因而除了梅兰竹菊，确实不能让才子们再吟什么了。

其实，我们是不配嘲笑“诗经”以后的才子们的，他们还可以拥有自己的庭院，拥有自己的后花园，甚至拥有自己的山庄，而我们却被一步步赶至四壁水泥的高层建筑之中，只有在节假日，才能挤到公园，越过摩肩接踵的人群，向点缀在假山乱石之间的植物投去匆匆的一瞥，或者从花店中购得一枝两枝插在瓶中，或者干脆置办一些或塑或绢的模型聊以自欺。有关植物的词汇正在从我们的言谈中消失，而诗歌中，就更难找到植物的踪影了。

合上《诗经》，我想，我们会有重返植物世界的那一天么？

## 一碗面的密码

□ 刘建春

在苏州，吃面前需要“对密码”。苏州面馆中，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切口”，暗合了人们对一碗面的精致需求。也许，米其林标准在这历史悠长、韵味无穷的“通关密码”前也会自叹不如。

如果你生活在18世纪的姑苏城，你可能会这样度过你的一天：一早去熟悉的那家面馆吃一碗汤面，上午在茶馆喝茶，下午泡个澡，晚上在观前街或者石路看一场昆曲。

说到昆曲，其与一碗面的精妙还真有不少共通之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昆曲繁复华丽的游戏规则，有点像做一碗面条。昆曲中，一个字可以拆成字头、字腹、字尾，各个阶段如何发音，各有标准。一碗面条也是如此，首先细化成浇头、面条、面汤，然后浇头中又细分，如焖肉浇头，分为五花、硬膘、爆鱼浇头，分为鱼头、肚档、甩水等。

话说你来到那一家前面是石板街、后面是小河的面馆，堂倌将你领到沿河长窗那里的老位子，尽管纤尘不染，他手中的毛巾还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你即将要坐的桌椅上，做了一个拂尘的动作，宽大的衣袖随之飘飘起来，那一瞬间，有点像昆曲中的水袖翻飞。

你坐下后，堂倌开始秀他优美的大嗓门：“老吃客来哉！宽汤重青双浇，面要硬面，肉要硬，鱼要甩水！”一连串的话语好似帮会的切口，店里济济一堂的吃客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后厨灶台上的下面师傅，已经收到这个特殊的“摩尔斯电码”了。只见他会心一笑，忙碌一番，一碗符合客人要求的面就变魔术似地端到客人面前了。

有一块刻于清朝光绪年间的石碑，至今留存。当时苏州城里面馆众多，成立了面业公所，规定每家面馆出每个月营业额的四分之一作为面业公所的活动经费，当时就有88家面馆店名刻在了石碑上。可以想见，那时候的苏州人有多么喜欢吃面啊！

响堂，意思是就像唱歌那样说出客人的个性化需求，在第一时间通知后厨，让灶台上的师傅及时根据客人的要求制作，不用堂倌跑前跑后传递信息。故意通过类似切口的隐晦语言说出客人的要求，在我看来，并非故弄玄虚，而是出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既要传递信息，又要保护客人隐私的需要。如果直白地说，客人想吃一块大肥肉，一个鱼尾巴，会显得有点搞笑，而且会让客人尴尬。在开面馆的过程中，细心的面馆老板慢慢悟到了客人的想法，于是，一种在传递信息和保护隐私中取得平衡的面馆响堂语言诞生了：吃面的时候汤要多，就叫宽汤；汤要少，就叫窄汤；浇头不要和面放在一起，用另外的碟子装，就叫过桥；大蒜叶多放点，就叫重青，不放叫免青，等等，就好像给客人的需求加密传输似的。

这一番音乐般的面馆响堂，使得这座城市更加添色生香了。

## 东方威尼斯

李慧摄



## 生生不息

□ 周华诚

夏天，中国水稻研究所的钱前副所长，带着几位科学家来到我们的水稻田。在稻友葱茏的牵线搭桥下，中国水稻研究所与我们一个小小的五联村，结成了对子。

钱老师自己也是一位水稻科学家。前不久，我读到一篇论文，就是钱前团队的研究成果，发在了国际一流的学术刊物上。他们鉴定了一个水稻突变体，这个突变体跟水稻的花有关——我们在古诗里读到过，“稻花香里说丰年”，其实每一朵水稻的花都会结出一粒稻谷。想想看，手中的一碗饭，有多少朵稻花？

一株水稻，每个穗上有多少朵稻花，就决定了每穗能结出多少果实。正常的水稻，每个小穗由两对颖片，一朵可育小花构成。这些术语，是不是太专业了？好吧，简单说，钱老师的团队，就在那朵小花之外，发现突变体的小穗还能在颖内发育出另一朵完整的小花，并且结出正常的种子。可以说，这个研究为水稻高产分子设计育种奠定了基础。

我父亲虽然几十年都在种着水稻，却并不懂得水稻背后的科学奥秘。他也不知道，有那么多顶尖的科学家，都在为了一口粮食孜孜不倦地工作。专门从事水稻育种研究的沈希宏，那次也一起来到稻田。他不仅把自己研究出来的新品种，放进我们的三亩水田试种，还捐了水稻的书——五联村的“稻田图书馆”就是由中国水稻研究所捐助的，以水稻文化相关的主题图书为主。

村干部说，我们五联村，就是想朝着水稻文化村的路子走。村里建起了一座水稻文化展览馆，袁隆平先生还为展馆题了字：“耕读传家”。以后，稻田也要变成风景，让村庄变得更美；还要让水稻，变成村民的主要产业。

说到水稻产业，话题更多了，也聊到了种子。大家都说，水稻产业的提升，首要在于一粒好种子。现在农民种得多的杂交水稻，无法自己留种子，育种工作都交给种子公司。中国大地上，原本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小品种、土品种水稻，因为产量不高，现在都没人种，逐渐地消失了。

父亲说，以前，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土品种。比如说黄瓜，外皮真是黄的，咬一口，味道浓郁。辣椒也是，虽然个子不大，吃起来不仅辣，而且很鲜美。还有桃子、李子，也是土品种，现在都不见了。黄瓜、辣椒都是每年春天进城买的小苗回来移栽，黄瓜都成了青色的，辣椒个子虽大，味道却很平淡；桃子李子，也都是嫁接了新品种。水稻更是如此，听老人说，从前有红米、黄米，都是一代代自家留种，流传下来，现在肯定已经找不到了。

父亲说，以前，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土品种。比如说黄瓜，外皮真是黄的，咬一口，味道浓郁。辣椒也是，虽然个子不大，吃起来不仅辣，而且很鲜美。还有桃子、李子，也是土品种，现在都不见了。黄瓜、辣椒都是每年春天进城买的小苗回来移栽，黄瓜都成了青色的，辣椒个子虽大，味道却很平淡；桃子李子，也都是嫁接了新品种。水稻更是如此，听老人说，从前有红米、黄米，都是一代代自家留种，流传下来，现在肯定已经找不到了。

父亲说，以前，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土品种。比如说黄瓜，外皮真是黄的，咬一口，味道浓郁。辣椒也是，虽然个子不大，吃起来不仅辣，而且很鲜美。还有桃子、李子，也是土品种，现在都不见了。黄瓜、辣椒都是每年春天进城买的小苗回来移栽，黄瓜都成了青色的，辣椒个子虽大，味道却很平淡；桃子李子，也都是嫁接了新品种。水稻更是如此，听老人说，从前有红米、黄米，都是一代代自家留种，流传下来，现在肯定已经找不到了。

父亲说，以前，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土品种。比如说黄瓜，外皮真是黄的，咬一口，味道浓郁。辣椒也是，虽然个子不大，吃起来不仅辣，而且很鲜美。还有桃子、李子，也是土品种，现在都不见了。黄瓜、辣椒都是每年春天进城买的小苗回来移栽，黄瓜都成了青色的，辣椒个子虽大，味道却很平淡；桃子李子，也都是嫁接了新品种。水稻更是如此，听老人说，从前有红米、黄米，都是一代代自家留种，流传下来，现在肯定已经找不到了。

父亲说，以前，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土品种。比如说黄瓜，外皮真是黄的，咬一口，味道浓郁。辣椒也是，虽然个子不大，吃起来不仅辣，而且很鲜美。还有桃子、李子，也是土品种，现在都不见了。黄瓜、辣椒都是每年春天进城买的小苗回来移栽，黄瓜都成了青色的，辣椒个子虽大，味道却很平淡；桃子李子，也都是嫁接了新品种。水稻更是如此，听老人说，从前有红米、黄米，都是一代代自家留种，流传下来，现在肯定已经找不到了。

父亲说，以前，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土品种。比如说黄瓜，外皮真是黄的，咬一口，味道浓郁。辣椒也是，虽然个子不大，吃起来不仅辣，而且很鲜美。还有桃子、李子，也是土品种，现在都不见了。黄瓜、辣椒都是每年春天进城买的小苗回来移栽，黄瓜都成了青色的，辣椒个子虽大，味道却很平淡；桃子李子，也都是嫁接了新品种。水稻更是如此，听老人说，从前有红米、黄米，都是一代代自家留种，流传下来，现在肯定已经找不到了。

## 王干的“锁麟囊”

□ 汪朗

这篇文章动人的文眼。这是文学评论家的眼光，也是王干的追求。《里下河食单》中也常有这样的“文眼”，看似闲笔但意蕴丰富。

比如他在《咸肉河蚌煲》中写到，他的伯父家境较好，1975年春节，伯父官复原职，又当上粮站的主任，招待王干全家吃好的。“那一天做了咸肉河蚌煲，才上桌时，我震惊了，古色古香的瓷煲里，乳白色的汤漂着几片白里透红的咸肉片，河蚌的肉也泛着咖啡色的光泽，几叶青菜映衬其间，伯父让我们先喝汤，汤是鲜的，带着淡淡的咸味，再吃肉，肉是香的，浓郁的腊香里，又透着河蚌特有的泥土的芬芳。”这并不算完，文章最后部分说：“父亲吃过咸肉河蚌煲后，连连称赞，‘真好喝，第一次喝到这么好的汤’，伯父打断他，‘你记性这么差，小时候经常喝的呀，家里经常做啊’，父亲说，‘记不得了，记不得了。’”祖母在一边擦眼泪，一边给我加汤，‘多喝点，你小时候没吃过。’

这篇文章动人的文眼。这是文学评论家的眼光，也是王干的追求。《里下河食单》中也常有这样的“文眼”，看似闲笔但意蕴丰富。

这篇文章动人的文眼。这是文学评论家的眼光，也是王干的追求。《里下河食单》中也常有这样的“文眼”，看似闲笔但意蕴丰富。

这篇文章动人的文眼。这是文学评论家的眼光，也是王干的追求。《里下河食单》中也常有这样的“文眼”，看似闲笔但意蕴丰富。

这篇文章动人的文眼。这是文学评论家的眼光，也是王干的追求。《里下河食单》中也常有这样的“文眼”，看似闲笔但意蕴丰富。

这篇文章动人的文眼。这是文学评论家的眼光，也是王干的追求。《里下河食单》中也常有这样的“文眼”，看似闲笔但意蕴丰富。

这篇文章动人的文眼。这是文学评论家的眼光，也是王干的追求。《里下河食单》中也常有这样的“文眼”，看似闲笔但意蕴丰富。

